



天天娱评

□张莹

梁晓声、蔡崇达、施战军、董宇辉在“与辉同行”直播间共话“我的文学之路”，两个小时的文学碰撞，碰撞出1663万元的营业额。有人说，上次文学这么火，还是上世纪80年代。

这场直播被称作文学盛宴一点不为过。直播间峰值63万人，平均留存52万人，销售《人民文学》7.7万余套，销售额1663万元。我见证了这一文学盛况，我也久违地从直播间订阅了2024年《人民文学》，因为他们的话打动了我，唤醒了：有多久没有读文学？那是久违的年轻时代文字饥渴的记忆；那是当得手一本文学期刊，急促地嗅着油墨馨香的美好；那是邮件车马都慢的岁月，打开美好世界的一扇门。

梁晓声，著名作家，去年爆火的电视剧《人世间》的原著作者。梁晓声之于60后、70后，更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因电视剧而广为流传。谈及和《人民文学》的渊源，他说《父亲》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第二年便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梁晓声一直将《人民文学》称为作家群体的一片写作高地。

蔡崇达，中年作家，他的散文集《皮囊》，创下了400万销量的现象级出版奇迹。在“我的文学之路”的直播中，蔡崇达讲述了文学的光穿透很多障碍，沐浴着他，

□贺赛

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由沈严担任总导演，李明执导，钟楚曦、杨超越、许娣、陈小艺、侯雯元领衔主演，宋洋特别主演，王宥钧、李添诺主演，刘迅特别出演。该剧改编自纪静蓉的小说《如果奔跑是我的宿命》，从两对母女的视角出发，讲述了面对车祸带来的人生考验，突破困境、奋力奔跑的故事，呈现了女性的励志、上进与成长，体现了在女性题材的细分赛道上求新求变。

剧中的典型人物程安心，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颜值出众、才华横溢。曾身为舞蹈演员的她，选择在事业巅峰时嫁给了家庭优渥、彼此相爱的秦峰，从事舞蹈教学工作。但一场车祸夺走了她的双腿，她的舞蹈梦因此化为泡影，家庭方面也因为丧失生育能力被婆婆嫌弃，遭丈夫背叛。面对身心双重打击，安心陷入绝望。剧集也展现了安心生活中的光：母亲赵秀芳为了激励女儿再次站起，决心在半年内减重近百斤。“我每跑上一步，就离我减肥的目标近了一步，离我闺女站起来近了一步。”在母亲和同事林天宇的激励下，安心终于依靠假肢重新站起来，创立“安心舞室”，甚至走向了国际大舞台。整部剧不囿于职场逆袭，而更贴合剧名“奔跑”，传递给观众坚持与勇气的力量，就像原著所说：“人不需要注脚，人应该就是她本身，她是程安心，行走在大地上，沐浴着阳光的最本质的存在。”

在人生长跑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和定位。对于该剧



一场直播，文学“寻亲”

让他生长的人生经历。在闽南的一个小镇子里，被文学拯救的蔡崇达17岁时筹钱去北京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作文大赛，坐了54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以一篇《心灵之旅》征服了评委，获得一等奖。

那个追逐文学的孩子，在北京长安街打通了校长的电话。校长难以置信，以为他疯了，找一个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卖衣服的老乡过去抚慰他，“孩子，没事”。当看到他真的得了一等奖，老乡紧紧拥抱了他。那令人感动的画面，蔡崇达尽管讲了无数遍，至今仍激励感动着一批又一批人。文学的光此时穿透黑暗，迷雾，链接起很多人的信念。

我想，我是在哪一刻下单

2024年《人民文学》的呢？

文学期刊，对60后、70后来说，是遥远而美好的记忆。那时的我们，谁没有订阅一两本文学期刊呢？《人民文学》《收获》《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文学的热潮洗礼着我们：我会为张贤亮的《绿化树》，走遍所有邮局、杂志摊寻找《十月》；我会在拿到新一期《新华文摘》废寝忘食地阅读。当《人民文学》亮相直播间的时候，蓦然发现，我们与文学几乎走失了。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一落座，就说他是来直播间人海寻亲的。希望为杂志找到更多更好的读者，“找到更多能够和我们产生共情的读者。”

这些年，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新的文化样式也层出不穷，人们对文学的感知，不再仅限于文学期刊，它的文学普及、发现功能式微。但一场直播，唤起了很多人的文学记忆：这样严谨的文字输出，是文学的严选，更是传统，它承载着文学的创作、交流、分享、创新，只不过和几十年前相比，它缩小了圈子。“寻亲”，精准地击中了这次直播的文化属性。

施战军在直播间谈到，创办于1949年10月25日的《人民文学》，一直被视作当代文学的晴雨表，几代作家从《人民文学》开始，进入当代文学，所以《人民文学》必须保持自己的高品质。在编辑阿来的《瞻对》时，施战军感觉题材很让人感动，但稿子中的史料

必须查证，找了很多部门，各种档案馆，包括故宫都去寻访过，这部作品发表后，成为非虚构里程碑式的巨作；2024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柳青70年前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旷野里》，1951年的生活，1953年写的，柳青很珍爱这部小说，留给了女儿。去年7月施战军拿到手稿，很激动，文字中触摸到当时作者对国家、对乡村、对土地、对老百姓的感情。他用半年多的时间，编好校对好，赶上今年第一期发表。

梁晓声说，《人民文学》的错字率是万分之零点几。施战军接话说，是0.03。梁晓声又说，每年登上《人民文学》的年轻作家有一百位左右，他们的文学之路就此开始了。

此时，很多蹲守直播间的观众也许和我一样，点击了购买按钮，渴望再次拥有这样一本堪称文学严选的杂志。

这场直播意犹未尽地结束时，呈现了很温馨的画面：蔡崇达站起来，本来要走了，马上想起来，我们还没有催婚嘞，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梁晓声马上也想起来了，对董宇辉说，工作重要，家庭也重要。这些阳春白雪的文学领军人物，突然接了地气，他们不仅仅是随便八卦的说辞，而是爱才、惜才，是感谢董宇辉用他的影响力，链接了文学和大众，让更多的人又看到了文学。

2024年的《人民文学》，目前在“与辉同行”直播间已经卖出了13.6万套，将有数百万人由此遇见文学。一场直播，成了文化传播的盛宴，文学再次以这样的方式，去温暖一代又一代人。董宇辉担当了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动者，在这个时代更有意义。



奔跑是最骄傲的姿态

的另一个角色陈若华来说，这个过程也并非坦途，同样充满曲折与坎坷。陈若华的才华曾被重男轻女的母亲赵秀丽雪藏，她的爱情曾遭受母亲的干预。这些困境不仅是对她个人自由的挑战，更是对她自我价值的多次否定。陈

若华的母亲赵秀丽，在剧中是一个霸道强势、重男轻女、爱管闲事、好高骛远的“失败”母亲形象，对子女进行着精神控制令人窒息，却从未察觉过女儿的反常情绪。直到她看到儿子生前的遗言，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爱的过错。赵

秀丽的控制欲，是爱、是羁绊，更是枷锁、是牢笼。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在呈现母女两代人不同观念尖锐对立的同时，并没有刻意贩卖矛盾与焦虑，两个家庭虽然都将主线放在单亲妈妈抚养孩子上，但母亲这一视角的描绘非常纯粹且更具女性色彩。整部剧在两对母女之间的定位上进行了巧妙的构思：安心和赵秀芳这条母女线开始于安心监督母亲减肥，对逃课的赵秀芳一顿训斥输出，被母亲调侃为“闺女妈”。但到车祸后，母亲赵秀芳唤醒女儿安心“站”起来，成为女儿坚实的后盾；而陈若华和赵秀丽这条母女线开始于“强词夺理”的母亲对儿实施加强压，使得儿女身处被动，后来女儿陈若华主动帮助母亲赵秀丽走出丧子之痛的阴霾，突破亲情绑架、解开母女心结。两条母女线的交叉推进，不仅让观众更全面地认识母女双方在面对困境时的不同心态，也避免了观众对强情节的情绪疲劳，使得整部剧并没有陷于家长里短和情感纠葛的套路情节，抑或是“大女主”的爽文和“玛丽苏”的甜腻，反倒显得更加合情合理。整部剧贯穿着母女之间极端的偏执，在磨合、包容、谅解中消解，并在一次次争吵中学会如何调适。母女之间的相互救赎，逐渐使得整部剧走向情感的升华。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无论是对赵秀芳、程安心母女还是赵秀丽、陈若华母女的塑造，都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的探讨，更是一个关于女性自我价值与尊严的觉悟历程的主观映射。剧中有多处吐露心声的细节，当安心和母亲

交心时，曾提及自己在事故后无数次想过自杀，在与秦峰离婚的时候，连自杀的手段和离世后母亲的安置都想得一清二楚，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在她看来，在秦峰道德捆绑下受怜惜的“小媳妇安心”，在母亲的呵护下培养的“炸鸡西施安心”都不是她想要的，她从“鬼门关”里爬出来，更应当竭尽全力地活着。这是安心主观心理世界的外化，是她事故后脆弱与迷茫的映照，同时也展现了她陷入困境后对生活的思考，以及独立女性的尊严和底线。她对于自身“主体”的“自我凝视”，打破了女性“被观看”的对象化身份，不再是“他者”和“被凝视”，形成了女性主义叙事在视听语言方面的突破，展现出智慧和决断力。

对于女性观众而言，荧屏就是“镜子”，她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在影视作品的人物和剧情中寻找与自己之间的相似性，并且产生“联想”。该剧借由程安心和赵秀芳、陈若华和赵秀丽，折射出两种典型的“中国式家庭模式”。在该剧导演沈严看来，这两对母女基本涵盖了百分之七八十现实生活中母女的状况，具有探讨价值。正是剧中所塑造的“不完美但真实”的贴近生活的女性形象，才让普通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自觉进行“对号入座”，在观剧的同时放大自我认同感，实现自我意识的表达。

“多少人贪图行走的安逸，却忘记奔跑才是最骄傲的姿态。”《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结合了复杂的社会现实，聚焦女性成长，描摹蜕变轨迹，让这部女性群像剧展现出新意。